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

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卷之五

成都門人劉厓周孔徒校并梓

履軒銘

予履伊何維德之基維基之積一貫以抵其抵曷已九仞做跋君子履之忠信其址匪德之由如履薄冰曷維其亡憂心兢兢　予履伊何維義之路大道之歸聊予跬步往來行焉維日駸駸駸駸不已精焉入神匪義之從如履虎尾憂心京京曷維其已

崇景堂鐘鼓銘

鐸音未湛磬聲未遲金以宣之示觀厥成寥寥千丈[illegible]文

其在茲鑑而御而奮彼遐思其思伊何羨墻如見神其格矣一唱三嘆　樂有八音非以主之旄綴維節升降以昔闕然其聲鏗乎其應君子哉之思罔弗正聖神在上於昭于天斯道之崇百千萬年

龜巖四銘

爾趾爾立爾形孔直爾充爾容爾度則弘　相風　布武爾奠之觀無耀爾基以爲民程　右銘堂

弗顯爾面名氏誰辨弗秘爾身取舍由人機伏於動善藏其用鬼神斯從千古之公　右銘鐵

爾壽爾出無壽爾入壽入者惕疇司之鑑我其虛之爐

民之私籌既戢矣國用節矣　右銘籌

爾惟公平民莫汝爭爾惟正直物乃作則爾心不爽如措諸掌爾衡之懸悠悠蒼天　右銘衡

山廠鐘銘

鼓以鼓動金以禁止欽明啓蒙群生終始司衡挈壺莫測其幾景陽弗爽上谷是依有鯨者音有龍斯首聲至百八象匪用九昏旦有候動靜以時於千萬年王度孔熙

壽硯十二銘

南山之石龍筋鳳章元壽之徵崇發之祥　石屏銘

先天地靈後天地久鐵杖玉簫同登上壽　仙燈銘

卦極三台階聯七桂百千萬年常此如意　如意銘

海上有屋靈光燭天籌添一紀鶴引千年　畫扇銘

睇彼瀛壺注茲玄漿酌言獻之萬年無疆　壺銘

無彊之筭被之我親不盡之福遺之子孫　盂銘

上有所受下有所承酌言獻之爲爾爲陵　琖盤銘

龍極用九虎變從三壽考文章彪乎煥然　虎文銘

有聲之圖無心之感萬里星馳百年蓬轉　錦幨銘

親恩罔極士心易浮銘言載揚以寫我愚　緗帙銘

有雀在林衣被用章尾長孔華冠高孔揚　雀袍銘

有帶一圍金玉其相五四同封地天與長　金束銘

亡友蔣文煥先生墓誌銘

嗚呼悲哉余友蔣文煥以疾卒于嘉靖丙戌六月十四日余方媿以文薦旅寓京師惓惓焉若悄居肆緘辭無斯迺秋以哭孺人之戚復聆余友訃痛無涯已及歸撫櫬而哭之哀其父逸省公以明年丁亥十二月十八日祔櫬于西山九里松之原距生弘治丙辰正月三日春秋三十一易先是仲子凱與余及文煥髫年嗣令一志同業行復相許可至是次第其狀介余銘余惟友者久也索焉中道舄堪此條雖然無以暴之泯矣迺杖淚書之文煥名應璧世蔣氏其先汴人有諱勉者宋天章閣

侍制扈蹕南渡始家錢塘五世祖諱君美以子禮部侍
侍郎公驥貴封左春坊司直郎自是簪笏相望爲杭大
宗曾祖斌祖錡登戊子鄉薦父濬卽逸省少孤娶于賀
耆隱公仲女質菴出守溧州逸省篤甥誼公因致于家
室焉文煥生慧敏嗣長受質菴公誨與今江西參議平
埜公澥爲内外兄弟得相切劘授以易淵源之學與如
也擕之遊京師載歲得盡公卿間所見聞益廣詢之退
然若無也惟二三同游昔儕商訂古今意緒無適而出
寔有斷間發一言則要簡確至莫可雌黃是多奇之乙
亥補郡弟子員尋儀之廩郡士唯唯卓越相屬罔敢易

與之齒文煥益惴惴栒恐遠親以後須養之訓學成行
修德日以萃二三宗工晉儁于鄉若宗伯五清劉公允
器之比三舉義典禮核士望攸繫嶄然頭角爲國之良
若祖未竟之休子克肇之可式也數奇命窒而迄無成
功嗚呼悲哉或者曰天道與善文煥非善人歟居常謝
詡不事修靡柔不重襲腴擐乘味藝麗不殺故札不廢
怒無頻顰喜無誤詞無嘲無虐無伐無傲無嫉于飲無
荒于嬉久而益親故卒之日無少長咸哀之嗚呼悲哉
顏回好學卒以殀終文煥之殞尚不逮回天乎何辰或
者又曰仁者昌後文煥非仁者歟父母俱存鮮有兄弟

踽踽閔念未嘗頃刻離親側廼以無嗣卒何報之若是耶豈福善之杳而禍淫之忒耶胡文義勞于心志行珍于人不惟虛其直而欲其昆耶抑修短有數豐悴有時而不可常者耶是不可以理而喻也既逝厥配姚方椎腹余幸酹酒相祝越三月乃𦒿女延慶一脉如綫宗祧之計尚冀于尊君念此痛甚鼓擊文劉平松塋適以使淳歸胥太息而爲之銘曰蔣氏望宗天眷其衷世敷其公廼及文煥此邦之彥孝德勿虧哲人斯萎靡或孑遺嗚不之悲泉臺冥冥不壽其身而壽其親爾生不后爾親則忍惟爾之佑草露溥而松風淒其倘此銘碑

徵士淮川張先生并妻王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己丑冬十月日淮川張先生卒于清江里厥子濱肆業爾雍計聞遄歸襲司徒尚書郎胡君其狀余銘余乞余繹之曰誌識也識厥終始以昭顯也銘名也匪懿與淑莫與名也先生可名者乎先生張氏名雍字堯化弘治時以壁經發策南畿未就正德初復以經明行修辟入逮補尋乞終養又弗就踰十年以厥考檜泉養終焉定迹深棲終老弗起鄉人賢之稱曰淮川先生據生正統己巳正月日春秋八十有一妻王氏少三齡是月日踵卒濱將以次年月日合窆焉欷歔悲哉菁華塵埃

芳馨草埜不其惜乎迺衍而爲之銘曰洌彼淮川有浚
者源平章元慶千載肇傳德澤景儀維曾維祖迺僑于
京迺甸于楚考素耀德曰惟檜泉河陰龔碞愛淮上祠賢
爰及邵氏淮川是姙鞠而捐而千古遺恨繼趙再捐感
令懷先泗堙尤士慟徹重泉潘侯纂言太史紀録芝生
兕馴奇徵高躅英英淮川燁燁其傷摛藻飛葩流潤點
綱擷藝啓奧測象考玄蒼詒詁奇汲冢趨禪謨典旨徽
三試南畿孝殷仕弛吾道皐比　毅皇初祀公弓下士
匪經弗庸匪行弗序惟淮守楊淮川是徵隱約以閑還
延來征宰臣明銓策我淮川弘詞有作國士無先柱史

再核擢用以日松菊蒿萊李桃荊棘長卿亦病默婁兒
容孝惟義養祿以引恬鵠羽貔情考槃注念奉熙秋暉
朝熹夕晛灌畦匪拙緯蕭匪勞曷飲于鄉曷冠于朝檜
泉宴世戚莫與溪嬰弗析姑禠可共敝廬詔著吟歸省
陳編空谷颯颯白駒珊珊樹桂　有芳松筠無實偕也
淮川技老巖石彼伉者王惟德之行偕老允言匪曰耒
亡題湊攸戒龜筮既叚庭撤兩奠旋引湲文闢有子曰演
有孫曰果陳旂沈常二女是祼清口崇崇龍岡盤盤槐
風松露局此銘鐫

南洲傳處士墓誌銘

淮南洲處士卜窆有月先時鄉進士相子棟狀厥行厥子疇暨甥士沈子鑄請銘于余余難之久之二子請益力余無以復翊日沈子坤領南繖鶩歸余拜余叩曰坤弟舅氏傅托銘于先生而先生久之者其以韋賤弗可勤我大君子立言乎曰非也甚哉君子立言之囏也行弗孚弗足以殫辭誌弗核弗足以彰信銘弗律弗足以昭遠是故惟縮斯孚惟習斯核惟紀斯律厥有徵也曷囏焉昔胡曷敦胡誌胡銘君子所以愼言也坤曰其其第厥處士行孝友君處士其見亦罕矣他諸偉懿狀于相子者曷弗孚于名言也先生其圖之余唯唯始復處

士狀以誌處士諱昇字騰霄號南洲厥先天賚殷獮系于世齋授衛尉籍于戎祖僑江北家于淮而瑄廼祖也父榮升何生子二處士爲之伯髮頿而蕤弗玩而歧于凡兒比驕貫從厥父旅游冠即屬以家務家食十百指處士理之井如也拮据月殷嬗業裕蠱遂弗克擴經以顯厥世時祖壽卿八十餘滫瀡甘飴惟意先父語人曰吾子能代吾君以養吾父且克樹立吾可無憾矣歲庚辰祖壽卿歿毀瘠踰禮自是樂狗家食匙弗即里廛者四年而茂與生理乃舉千金畀之弟昂俾客南北而昂橐日贍貲益三倍弗計也課子疇以儒而弗聞以家政

俾得緩帶于學宇昂于田如已乎恒戒其家依恪有伏波風上百施禮以周貧死曰吾弗忍渠委而棄也治梁以濟渡曰吾弗忍諸徒涉也募津人出閘下之石曰吾弗忍爲艘胥也築閘橋隄溝以防水之衝曰吾弗忍垣屋淪溺而俾車徒者弗良于行也准水瀕湮粒食無土曰吾寧斥吾粟以賑吾准無忍吾鄉之民之委于壑也既又廼日洽賓閭訊人間事容與衍衍驩歌讌飲自擬之無懷葛天詎知二豎之告哉君子曰孝友順也聚首順以事君親可以推忠矣愛己之子以及人之子慈也施由親始可以使衆矣施予而賑給之惠也惠不知政

君子病焉脩渠治道可以言政矣惜也非由于學也非能擴天真之良而僅足於一行一事之美也已或者有歎于疇子之庸以究所施乎娶于楊子即疇女三韓文金濟沈鑄其甥也孫子二末年延年女一聘于謝生成化丙申月日卒嘉靖庚寅月日得年五十有五葬以嘉靖辛卯十月日葬在淮菊花灘之原附祖兆也銘曰遺行之真邪諏邪詢疇咨云評國士之衡侯直侯明爲世之平士論弁矣銘言徵矣九原可生矣

月江王君墓碣銘

嗚呼此月江碣墓之石也月江歿之明年戊戌余以大

峰先大夫喪弃自西川遣爲之吊宿惟交好思一有言又明年己亥厥子恩若惠持月江自述暨梓樓王子鏜狀乞銘墓石余方治葬山中弗逮與言又明年庚子余窮經世爲子處生聘月江女孫爲之配載惟姻締忍終弗汝言瑯第弗良于言心益耿耿耳月江姓王氏諱鑑字克明恒寄跡高江煙月間心平且明人多稱之曰月江因自號焉月江幼嬰弗任壯日穎異矣自負曰人不能明經舉舉子業則當服大賈以充斥財賦安能落莫重孤此生耶特立邁種川益興發方艘巨艦絡繹于吳江浙水者度可數也綱之紀之諸賈推服性孝友父進

以縣受理于獄病且死月江入禁侍藥食周旋得不
死諸父通不事生理落魄江湖間月江出必禱禱之必
度乃遇諸嘉禾端平橋抱持號且泣觀者如堵咸云孝
感如此欽弟少失配再妻以宗之錢弟無恒業輸粟以
掾之殁則殯之葬之女與歸資奩女若也尤嚴于教子
子恩服賈曰汝弟利厥居固弗厚汝生汝弗竟汝儒業
而義利之説獨弗汝聞義而利可利而弗義弗可故曰
罔利速賤蕰利生孽汝其思之子恩服官曰汝毋里汝
官汝思服官之艱厥不曠且廉如弗汝諳汝盍歸吾乃
安即乞休終養軒蠱與借攸用譽誠以與人無阿私人

多詠其悃愊有疑者就之裁棼雜者就之平亦無後言諛容至通有無重信義則疏戚久暫相與如一性不飲帶臘殺核以延鄉士君子恒久靡替先大夫逮余昆弟尤好推與姻好之締有自也晚年築園灌花以供賓客脩梁治道以利車從施槥給粟以周貧寠其親賢善施大都如此初奉例拜散官未始褻傳冠帶靡麗自修曰思以風吾後也生於成化戊子十二月日享年七十而歿爲嘉靖丁酉十月四日配李子男二長即恩次即惠女二孫男三恩等先以庚子二月日塟于丁家山之陽嗟余少皆梓樓爲月江從弟受詩于先大夫余與梓樓

執經臨業已諗月江之行嘗曰月江不由問學其作用偶合諸理其中古淳龐之風猶未泯與今未遠三千載往往智巧憸壬亦爾成家殆不可月江比倫也乃拭碣而爲之銘曰爾維不類用光先世爾維含眞佑啓後人倚王之侈古我猶于月江于是乎不死

龍江應公墓誌銘

嗚呼胡善人之弗克永世耶亦胡俾善人弗延厥嗣耶彼昭者天人難諶斯然弗嗣允嗣雖死弗死者善人知人之明擇配之良嚴迪啁誨視夫甥猶子也厥甥比松于式服善人之誨乃底于成登薦于杭嗣陟進士顯名

于　朝用光我善人榮及元配惟應之休既而熱令章丘三載考最北崧子封上本生用鮮推恩外舅之例乃斥俸內七品級以榮之其視善人未始不猶父也余季弟經訓亦屬館下咸育于應是或一脉之延死冉朽矣天果難諶哉按浙選士九嶷朱子孫炎狀公諱孟暄字德輝號龍江其先汴人扈蹕南渡初僑于江之滸因號龍江大父桂芳富甲千里充萬石長以詩文名世父文哲敦厖純固有古原憲風毋嚴生四子長孟昭孟暲孟暄公最少少即矢志強立白爾經運遠近應接[illegible]然無疾言倨容人多諒其悃愊樂與之處公則張皇[illegible]

始克生理日益饒裕二親安之以終餘年初有子七歲授章句諸書輒成誦公曰興吾門者此兒也不圖九齡尋以疾夭哭之慟腐心莫或自解捐江嶺舊業委諸兄弟少計貧民貸者焚券蠲之徙入城市遷北崧子注目知偉器也妻之女而氏以仍之公之心可想矣北崧登秩公謝人間事與鄉大夫結社湖山間容容與與有香山竹林風味先大夫大峰翁亦與焉因訂季弟之好弟惜無以副公也公以成化乙未十二月念九日生卒于嘉靖壬寅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八娶錢氏子男一即先夭者女二一適王鸞配即北崧兵部職方主事吳應奎王

鳳即余第經訓配外孫男二殆公如綫之脉乎奎等將以年月日塟于其山之原嗚呼應氏世德之長乃告之于龍江諸昆之世天祐善人果如是耶意者坤祚之發祥有以光應氏百代之靈善人之報未可誣也銘曰古稱善人百年後興尹進云徵應氏之先扈宋南遷于江之埏龍江肇生樂善則榮閭閻之英猶與北崧新安是宗泰嶽是崇于校于杭應氏用昌躋彼　朝堂辟則文梓附枝而起棟梁之儗辟則鳳雛孚化而都翩然帝梧一命之膺龍光是承報德曷勝啓彼新阡銘此瑶鐫於千萬年

敕封安人沈母徐氏墓誌銘

余少學詩首二南得樛木螽斯江沱小星諸篇讀之以后妃夫人不妬忌而子姓衆多為正家之始未嘗不掩卷嘆曰婦性多妬不妬者賢而難其人乎故詩表出以風天下嗚呼孰有賢如我先宜人者哉海昌秋官尚書郎南泉子狀母安人懿行介星橋周子子孝屬余誌諸墓余切感安人之賢易其所難者按狀安人徐姓父北溪翁璋海昌著姓也母陳生安人于廻塘幼端慧寡言笑父母鍾愛之及笄歸　封刑部主事渭川翁涇柔順有禮翁主色夙承幹蠱安人屏諸服飾以服内政力田

治生操井臼以爨以饁夜分治絲枲無問寒暑克用裕
渭川爲萬戶長以事訟之官安人總攝家政井井渭川
雅好客客至命酒饌安人治具豐潔適渭川意先是安
人巳立子日謂渭川曰君家政孔殷重以宗子必廣嗣
以承宗祊然弗妾是畜弗可獲禮娶于凌晨昏怡怡與
共甘苦子育而凌殞安人哭之哀撫其子皆其服食不
殊所生弗踰年復謂渭川曰君畜妾而妾妾于主饋今
逝矣妾鮮有翊持柰之何更娶番氏猶夫凌撫二女猶
夫凌子也舅樂耕翁逮老壽姑王性稍嚴安人孝敬備
至食得珍味輒進舅姑舅姑亦念之稱孝婦云翁卒佐

渭川治喪不愆于禮歲享必躬弗委是屬曰爾非弗敬
而敬尸諸我也姑逾耆壽之爾謹未始一日弗得其驩
夫舅御鴻君汀被誣罹殊死獄安人鬻脫簪珥拯之直
之官以白所誣知者未嘗不賢安人也渭川延師教子
贄幣燕饌安人勤女紅以需弗逮中子友儒魁丁酉榜
戊戌連第進士官刑部廣東司有聲諸克樹立咸庸有
期安人推轂之力居多御諸婦恩至下逮臧獲姻里間
問遺禮必腆窶者周之弗少恡性弗嗜佛有誑以浮屠
事者正色卻之曰我心仁孝必弗罹諸苦楚也自奉儉
約常布再澣尚服御之歲癸卯以友儒貴覃恩受勅

封安人歳朝則御命服冠帔儼如也恒以忠孝勤儉廸諸子遠至彌留益復諄切真可謂秉德執禮終始弗渝者矣據生成化丁未四月三十日卒于嘉靖戊申七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二子男四長友仁邑庠生友倫即凌山友儒即秋官郎友佳亦庠生女三孫男五大韶大奇大韺餘幼女一墓在茶湖之滸葬之日歳己酉十二月壬寅也銘曰緊嬌之良弗茹斯昌敦彼義方緊冊之藏鳳窈鸞章休有烈光茶湖之陽以永斯藏

玉泉鄭處士墓碣銘

往君子云友誼之敦也良哉研德循藝蔵善砭愆俾閭

式德于齋同也而休戚慶弔亦罔弗關友誼之敦也張
哉歲前余卒余兒棠聚余室人丞棠聯芳鄭子重葺遊
巽室人文誠而禮殷余德之厥明鄭子以父訃聞余兒
皇皇有弗釋然者猶鄭之爲戚于宗也今年春鄭子持
庠彥許子恩狀乞銘墓上之石余忍辭耶按狀處士諱
魁字文光別號玉泉漢康成七十二代孫也世系江右
之洪州有若大司馬伯元公光祿勳國器公之仕于唐
大理卿安祥公之仕于五代觀察使文昌公之仕于宋
簪紐聯絡載在譜牒者可考也迄今世良公以樂清令
眷愛之邑山水遂命子演家于青田著十訓以戒子後

作祖于浙祖彬　皇明徵士父緑從事浙藩爰籍仁和
母陳以成化丁未九月十三日生處士處士生而頴異
甫弱冠篤于親季父京府廸功郎無嗣而卒奔涉千里
輿櫬以歸有所蓄輙孫諸族黨曰吾非以勞瘁之故而
爲貨取也長性益寛平事繼母以孝處鄉曲以和人有
以金誣君者非十殫力償之曰無使直不疑之得顓美
也事竟自夜恒焚香祝天願　聖皇萬壽海宇寧謐曰
吾何幸得爲太平遺黎也尤嚴于教子日語重曰汝惟
志于學紹厥祖脩厥用光于先世以贖汝父非學之愆
無玩愒日月而益余過也語直曰汝惟幹蠱克勤乃力

用乃攸裕尚有俾于汝兄無爲家食計俾得肆志于學
以遂于成豈特適我願焉亦汝職也勗哉其誠篤類如
此貢補邑庠生方蜚聲藝院可望顯揚以膺褒錫之光
者天胡奪之速而溘爾長逝耶可悲也已享年六十四
殁爲嘉靖庚戌十二月四日配朱子男二長即重娶胡
氏次即直娶范氏女二適林宣胡忠廷孫女二重以辛
亥年月日卜塟于高麗山之原於乎若處士可謂天性
淳龐不假學業而終身跡歷偶合於道者是可以不銘
銘曰有玉者泉不洗自潔抱璞守貞性天澄澈派衍浙
東造邑花封滸厥仙源爲漢儒宗源泉孔長澤流斯溥

爲江爲河膏液下土爰有神魚時潛在淵俟彼春雷一躍九天　漫闕風高五雲日近湖海沾恩際此昌運胡不憖遺忽爾仙游曷云其還而乃夷猶勒此貞珉以發新塋百世其藏過者展敬

貞壽費母富氏墓誌銘

於乎貞烈天地之正氣乎烈以死殉貞以節持死殉于倉皇奄忽之時節持于零丁孤苦之久其辛楚更有別矣此余于費子蒙狀大母貞行之委不能不感而重爲之悲也按狀母富姓諱淑祥仁和太平里人父麒母金氏一索得母諸弟后所生母長且慧鍾父母愛者及笄

配錢塘費甫安結禰僅五越寒燠遂失所天年方二十九子五歲女三齡稚甫踰月提攜懷抱蹇嵯屯邅煢然靡依父憐之憐其莫可生活也議移所天毋呼天而號矢心而言曰嗚呼賊我固莫可生活也誰生活子若女哉卒莫可奪而議就寢自是洗粧卸珥縞素自安離乎居食飲之常亦莫令人覘視周防中外黽勉支持力孝于翁姑恪循禮教誨式穀昏嫁以旹子漸克家日就饒裕方圖食報而遽殞家君毋慟且自解曰我昨不死寔繇我子我子胡不后我死而今死矣胡反速我以死耶拭泪解頤乃得不死君子曰是可以觀毋矣余第經世

寔妻毋女毋之貞行耿余心由上年癸丑毋届八旬余憮然曰毋之稱未亡人者半百餘歲夜寒燈霜天苦月短檠長抱荏冉年華是可以崇獎也已乃矢言于司牧文貞亭氏貞亭檄諸校核諸里人不浮也爰勒扁載師陳幣張旗鼓于門風之君子曰是可以觀政矣今年外敬靡戢遐邇驛騷男與婦心皇皇焉敕男虞生寔毋之甥力屛毋于家食養甫及旬毋壽終焉棺殮依飭殯窆有儀男之婦敦孝之念不其少慰矣夫距生成化甲午十一月十九日卒于嘉靖乙卯正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二歲子男二長鏞先十年卒者娶郭氏次某嗣用賢亦

卒女即妻經世者孫男即蒙娶宋氏孫女三宜德宜闌
孫男初泉聘惠氏用安先公暨施氏窆于施從父兆也
蒙將以年月日葬母于南山之新阡於乎世有讀書明
理不克秉節效貞甘心犬彘不有愧于若婦也耶是宜
銘銘曰誰謂無儀貞節是持之死靡他柏舟倚毗茲其
爲百代之規也噫

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卷之六

華陽門人聚菴子德昌梓
雙流門人龍潭劉世魁校

祭岳鄂武穆王文 辛巳年諸生皆作

於皞天乎果有意乎王之生乎而畀以文武之懿忠孝之貞乎胡不監夫王之心乎而俾年不逮四十功委之於垂成乎意者王之生死成廢爲之偶然而蒼蒼者無倚夢夢者無神乎於皞天乎曾謂臣之亡身殉國者不敗於虜而敗於君乎而虜之頻絕幾滅者復首慶幸而氣爲之伸乎此亦所以痛慨雲湧不容不籲天以云云

也於虖天乎昔唐巡遠守死睢陽王日援至十日賊亡
蓋天以完節付之無庸留生而後光鄉使王殄賊之志
就恢復之功成輝旂常昭竹帛衣被當世之顯名固也
疇克俾百世之下憤激愴烈於人心者似是之真也蓋
天所以大王之忠完王之節而賊檜者烏足以危王之
身哉於虖天乎功德報崇王祀萬世之無盡者又王不
幸之幸也雖然豎豈宋之幸也哉抑豈王之情哉信天
意之所在亦 朝家胥是以勸忠也於虖天乎

作崇景堂祀神文

神以司土也以宅神則凡有事于土者不可不告于神

以祈祐也豈祈之福而徼以倖哉福不可以妄圖倖不可以苟致祈以祐者公私上下安爾已雖然安者福之基而修者吉之所也予欲有事于土而可不祈于神哉清江之湔茷有 先師夫子堂宇以信景仰之懷其作之也亦因地之隙亭之逸而從葺焉匪勞而傷匪玩而亟也直欲少憩 先師之神靈而識予崇景之微臆云爾若或假此以市名或藉此以媒利神有昭昭之鑒則當禍予之身不得以祈而祐之也敢告

崇景堂祀 先師夫子文

聖師之祀必于學宮禮也古之道也茲不于學而于署

者義之起也匪懸之從也故曰崇德報功治之先亟經
合禮祀之正君子不泥諸古而惟義之從有以哉清江
之浦墳衍一隅去郡縣之治南北各越三十里其以來
學謬承分署仰切　聖師之道而茫無所依焉嗚呼仰
之者心弗心胡云依之者神弗神胡因匪神曷心曰恒
是存乃建崇異之堂于部署之左固知墻卑室淺不足
以昭吾道之高深而展祀妥靈以開一方之文運或者
有光于茲乎尊瞻與之無窮矣

涖任祀土穀神文

明有人心幽有鬼神人心之所否者鬼神之所不與也

吉凶禍福兆于茲若所以扶綱常立世教衛名節維
人心者文君子之所必至則亦何以神為哉若惟哲人
知幾守貞惟愚不知式昧以昏娶人懵懵屬相干神神
何疑焉某以筮仕職署乃司司彼漕艦神其相之如何
而心無不協如何而理無不審如何而入無不明如何
而出無不準如何而人不告懲如何而事不稱痍訕無
繁興職斯易稱百爾所屬神其相焉虔設牲醪特與神
誓敢有敗政奸貪神其殛之毋殃而民毋病而　國於
昭有鑒是用式告

修廠祀神文

部之有廳廨也廨大其規以出政也有堂有寢有亭有翼有廟有庫垣以翰之門以限之楔以殿之所以肅威嚴妥神貺崇漕治儲材料之所也而可圮而弗之葺乎圮者新之叱也葺者復之友也涖茲任者胥知所先而弗之急焉匪咻與荒也虞勞于民虞費于財虞權于嫌覆也因某奉若 明命督漕于茲遵故典而茲涖焉滋之誠是也而風雨弗除傾覆以日余心皇皇乃罔攸措爰鳩治舩之匠以程其工役曠閒之夫以需其力集委剩之財以資其費入逋稅之粟以食其勞弗貲于官弗征于民弗括羨財弗食禀粮嫌遠而功舉矣于茲告成

是用報饗於昭有靈鑒我明水

南署土神祝文

署必有神以司署也而署之興廢古于茲舊矣衛河之滸建有行署以轄軍匠給漕艘嚴歸之防以司餉也餉國之大計而可無專司哉昔賢數厥 皇制刋其官銷其篆黜冗省費匪無見也而署事就隳識者病之署治尚飭而堧壖者神之殿衛禦捍之功爲多某若 天子命分攝乃司實賴神休翊我不逮今茲仲秋禮應報享敬修牲醴用申虔告

清源廿廠後堂上梁文

部以涖官廠以出政必弘其基而後可以儲蓄必峻其宇而後可以臨涖必崇其垣而後可以防禦否則曷克稽材料以足國用哉清泉之部之有上廠昉于嘉靖廿年龍部使劉西林守良之所剏所謂弘其基峻其宇崇其垣者是也甫落成即以代逆直擅其寢焉無以爲賓膚退食之所今年春其奉 明勑紹厥署事非才凉德日涖兹廠矚其壇而莫之措也爰自誦曰予睠先人之舊弗能拓所未逮其亦弘其識峻其行崇其節弗渝而衡弗苛而平乎于昔商榷其樂予之衡而平也奮起聚費庀財鳩工諏日啓土始肇于予予義之欲斷而覬

之斬也洎今吉辰載潔牲醴敢告神煞庸慶拋梁東
仁壽宮高天宇同自是　聖皇純孝治九龍御　渺下
臣工西紫闕彤墀望不迷砌得根基常鞏固此功應與
棟梁齊南祥雲擁日上寒潭夜半金雞催曉發龍精錯
認夜珠探北弘開廠治誰之力我今勉作退食堂千古
羔羊思正直上彩虹高跨三千丈何皆霖雨洗塵煩四
海蒼生皆仰望下白壁黃金無定價沙泥汰盡見真純
瓦礫千年成大冶伏願上梁之後廠治安而人心恍輓
料足而民用舒無遑寢食之安益謹規爲之節

中廠落成文

天下之利存乎報天下之義存乎感感而後有作不感不足以示人心之公欲其讙欣鼓舞趨事赴功不可得也報而後有成不報不足以合神貺之休而欲其祐翊禦捍陰隲冥冥不可得也故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曰報者天下之利中廠之廢久矣墟其壝而不竟其隽者其幾乎聿奉若　明命董茲廠署于今十越月矣滌其慮不感其意則其蠹不仍其盤靴其度不漁其費有事于廠者感焉感則通通則起義而作興之此廠之所由建也啓土于是年九月三日落成于十月之晦而堂廟有容寢翼有揭門楔有言𫄨武有章神其相之三方

無祀七煞不干六神攸與五土咸安神其祐之謹具牲醴以報以祀翊我廠司百千萬世

築易廠城告文

城以盛民廠以敝治匪民曷庸匪城曷蜾卑廠有官孰惟其勩我　明文皇嗣都燕冀湮變日需採辦攸寄萃彼薪蒸城滿徙易彼先哲人相基宅地崚嶒千尋森鱗百雉百五十年國用乃濟云何歲深隍湮堞圮外侮靡防民心攸憯那貸胡崇那圖胡衛謝今吉辰啓土以事百神是依三方無忌地險丘陵百千萬世

興賢移文

據易州申稱儒學生員楊琯等若干名應試者切以
上國程材式備楩楠之選群英入彀敢虛桃李之私載
觀盛際之文明足慰隆冬之燈火茲者歲當大比詔發
賢科一札星馳八方雷動　聖天子以圖治爲急良士
司謂得人爲難詞章收錯綜之能華實驗經綸之學旨
[illegible]此事宜驟作興刻當職加志于斯文而多士往承乎
來學豹依形于山館窺見一斑鵬養翮于天池吹噓萬
里預兆褒鳴之饗同升鴟薦之名貢金臺上十二人志
鞭先于郭隗自玉階前三百輩名肯後于平津羊角扶
搖早趁秋風之便龍頭變化無忘北海之知

守蜀祈雨告城隍文

仁萬物者天之神潤萬物者雨之化雨焉非旹萬物槁喪民用鮮食忍孰甚焉忍而不仁神必不享不享胡聰不忍胡從可以占矣西川古稱沃野而今瀕歲告歉民不堪命豈直地之利不利哉天降旹雨而土脉奮興是地者藉天之休而神者民之司命也司民之命可忍民之死而弗之救哉今年春深迨入初夏雨澤旹沛禾黍被野其自慶曰可以卜年矣繼而簡貧仁井以旱災請始知塘堰之利弗徧于西川而山田沙瘠弗可五日無雨也爰奉撫按臺察憂民之心祈雨之檄而致禱焉始

也禱于郡之神祠未雨也再承藩檄竭誠躬禱檄甫至而雨至未足也乃建壇壝躬承祈請至則東嶺戢日西郊布陰三農鼓號萬井生欣將謂神應桴霍不疾而行矣夫何亢魃恣虐驕陽肆兇赤埜彌望黃靡蔽空登[illegible]有徵變豈無從民心洶洶莫測所終此流亡之必至而凡司民者不容不忡忡也今茲齋誠特與神誓其若

天皇命來牧茲土牟茲八越月矣敢有敗政奸貪[illegible][illegible]不職神其殛之以安西川之民慎毋寬敗政之誅而[illegible]西川也如或不然而循不鑒誠惘祈雨之施則當墟神之宮撤神之享更易神之名位以為不克奉　天司民

之戒神其鑒之敢告

南瀆告文

天者民之司命也命于天而司乎民山川嶽瀆其神也被其靈享一方作鎮千里鼓風雷若暘雨聰明昭鑒禦災捍苦民實賴焉所以祀事永永而人心其瞻者匪瀆與侮也夫何尊神莅南瀆之靈爲西川之衛視下民之厄而弗援忍斯甚矣享當職之禱而弗鑒昧孰多焉昧而弗鑒失位天之職忍而弗援深戕民之辜忍而戕民天必譴黜豈足膺百世之仰而爲全蜀之鎮哉某等奉天子命來守茲土顧昔之旱乃弗忍民之窮而皇皇焉

待茲齋誠并用虔告神其由命　皇天赫厥靈響雲行雨施品物得以生成轉災爲祥人民不終溝壑則神之所以爲神者豈不光且大哉厥靈與之無窮矣敢告

謝雨文

靈雨既零神貺攸與興我禾苗穀我士女幾閑若先後澤覃溥報以致祈鑒此明醑

又文

客雲西郊靈雨東疇精誠上通遐澤末下流感茲神貺用藉天休鑒我明水尚冀大周以蘇蜀川以卜有秋

遷蜀鄉賢名宦神主文

士之生也育于鄉而成于學逮其出而仕也勳立行修
表忠宣义而祀于學焉禮也成都之學以享　吾夫子
者墻高宮廣不爲不弘且大也而鄉賢祠宇則僻焉隘
焉弗敢以他祠之故而貶　吾夫子之宮也且以名宦
附焉非禮也二祀貿興展拜無所某忝牧茲土恒擇地
于學宮未得也乃以大益書院副于學宮棲止先賢游
息多士左右隙地規制頗弘爰作新祠用妥神貺今茲
仲春禮應舉祀先期遷主虔告于神維神其右之
　溫叅藩璽王憲僉弼劉宗伯瑞蕭文康安進鄉賢文
井絡儲精爲邦之楨締彼德澈樹茲勳猷聲於昭遺音鄉

訐孔云弗顓所樓胡安厥靈乃作新廟群主就禋欽我
三公儀刑是承爰及文康人亡地存附公于祠公神以
寧奕葉鄉賢後先明明於千萬年奕奕如生

鄉賢名宦祝文

岷峨紹祥川峽儲靈表忠宣徽千古如生
精誠格天動華蓋世澤流西川後先相繼

瘞枯骨文

萬物資始於天兮咸於土而歸根夠靈萬物而爲人兮
時反終而還真顧不能觀化而遐舉兮會得脫屣而上
征是死者人所不免而瘞埋之禮亦求以盡夫人心豈

有君而等暴形骸之可泚依魂魄之無門者耶嗚呼哀
哉而等或異鄉之無歸兮或孤隻而無親投諸野而弗
顧兮乃隕首而煢煢縱或罹罪罟于憲辟兮一死已足
以償其辜胡爲裒尸於山原兮來喂食於狐蠅於乎哀
哉木葉落兮風凄草根白兮霜清翳陰雲兮黯黯蒙苦
霧兮岑岑我司牧者感傷及此不容不爲之酸辛於焉
剡木爲棺兮啓土而坑函汝之骨兮掩汝之形庶永安
于窀穸兮眠長夜之沉沉不俾土及其膚兮不終委積
于榛荊客或生意之萌兮將有俟於陽春酹清觴兮洒
涕惻林鳥兮悲鳴而魂其有知兮格我司牧者之微忱

東館告文

君子之居處也大參列以表治中以宅心不可苟焉依棲傾睬雜慮况我郡長式寄專城南面臨民瞻睬攸繫而可須臾自鄙以孤　朝廷首重司牧之意哉爰以憲臺東隅小建垣宇僅蔽風雨固未足爲尊大之規而嚮止南明亦以自全表式之地今茲吉辰竪木啓土薄具牲醴用申虔告惟神其右之

告本府及四川城隍文 土民勒石神前不十年輒入絶嗣腹裂而死神其明徵哉

維神受命于天作鎮茲土聰明昭鑒厥施孔溥緊禍善而福淫何獨于我乎乖忤也乃謹齋誠焚香殺牲酌酒

叩神之聰而矢之以心焉其幼也愚蒙長蠢而直初以進士工官是職六年不調三廠收救昔工政不貲而民財是恤旣而出守成都省煩務劇鞠躬盡瘁不遑寢食心無微而不慎事雖小而必飭後先在任三四年來官吏辯復者歲無虛日死罪生活者數不止百中間或假人前程而輕爲辯理或憐人生命而重爾姑息以及一言之誤一事之失容或有之若曾受人一文之賍聽人一面之囑或欺上罔下殘民誤國或逸樂躭溺墮業失職是皆玷官之箴而損己之德神明鑒察之下幽有眞誅明有顯殛如其不然而貪官掖賄妄肆排抵混淆黑

白顛倒臧否以致舉核不公中傷善類俾某剜心瀝血呼天叫地之莫可訴也神亦鑒之毋寬奸貪之誅以償排抵之罪謹具牲醴以享以誓我心我神百千萬世

廣西方伯孝廉夏宗禹公附揚清祠告文

夫士君子生也有于里奮于學德成行修薦于 天子之廷言聽道行勳立名著表表史冊間照耀閭里炳若日星身雖淪沒而鄉國攸寧則學有槩祠里有專祀所以表忠宣又用妥神棲禮也亦制也吾里先達夏宗禹公所謂德成行修勳立名著者者昔也孝廉專祠今也揚清合享于固孫枝公姓與隊塋起廢之至情而寔當道名公

崇德景行之盛舉也某等叨生公里僻晚于公弗獲登
公之堂聆公之教獲覽公神銘傳記郡誌題奏諸稿公
之懿矩峻業示我里人于百世上下能不昭昭矣乎又
何俟睎履覿範而後知公哉尸祝載師典刑具在爵酒
陳辭以鑒其尚友之私敢告

祭封御史李公文春山元之父

君子有發硎而不見其及物之施出褎而不見其利用之具者豈鋒之未銛穎之未銳然歟上有所從下有所承有不待身任天下之責而後可爲天下之人矣古之人堂構播穫爰屬嗣服則後之因吾底法克肯厥任者亦不殊于已出也奚必躬親拮据而後爲勤家身先篤棐而後爲謀國哉於虖公之音容杳矣繇公之行翀可以事功之翀于已出少之也公其棲真林皐而馳神巖廊者歟蜚聲李桃而困志荆棘者歟其韞于方之風裁而不爲西都之清虛者歟領杈度之襟期而不爲南朝

之曠達者歟於虖世道之趨也甚矣靡之同者怯于立波之靡者慳于守及其落落自得嶢嶢自持者亮弗與世相合而克行乃志也公之不遇也亦以此哉若其直毅之聲見于論議激昂之氣形于感施則其所以詔後人波末世者又可想也公豈不遇者哉獬振鳳鵲志得行矣貳室詞垣學有徵矣豸冠龍章恩與崇矣白髮青山享有終矣庸詎知不遇之遇而死其猶生也其等涕水淮潰結知令子壽公方殷悲公詎已比風淒其雨雪滂止哀如其來歆此明水

祭菅山劉太卿文 諱穆字敬之 春官李注也

於乎先生汾水之英　明朝之輔性以德醇心偕貌古縝爽襟期弘深韻宇史館棲遲諫垣容與脩辭質直讜陳緬懷王青瑣夔龍狄宗紹武太牧南遷天駟馴舉齊眷方隆士論攸予匪擬其華日崇其務其封非李桃之將甄取惟虞孤我衡司之明而未克酬百年知己之遇也胡爲膏肓遽爾迎訃淮南之陰湖西之滸秋風凄其木葉下叶白露凝兮鴈方徂徂悵兮空煙靈衣襲兮芳土鶴旋鬱兮委遲鸞總儷兮愁苦脩吉祖兮[illegible]歸憶感知兮辛楚懷湘沅兮悲風鑒明來兮徘旅

祭醇菴楊封君文　崇湖通參之父

繄公之德剛而直簡而不傲消古之華杞木之貞食藨
而報積惟善是力爲鄉邦之式繄公之榮顯而清撫將
撫迎　封章煌煌繡衣明明氣揚而志行維子是徵爲
父道之成繄公之休囿而周不滯不留杖屨徜徉桑榆
優游山崇而川流八十一秋爲安期之儔繄公之風惠
而遒維止維中西壯盤盤南湖溶溶輿頑而啓聾流波
撫窮爲百世之崇

祭封廷尉王公文少山宗濬之父

人惟有鬱而弗信者發必昌積而弗洩者享必長豈顯
于發而良于享哉理之恒耳已故弗閟而華者瘁之因

也非其盡而集者瓊琛之錫也緊惟我公素心偉質芹泮儲英嚴廊遺特惟德惟表惟聯而明鳳毛翩翩翕斯振振積德百年耿光今日雙璧濟祥二難繼陟伯尉司理仲署含香惟國之楨惟家之光有龍斯章有豸斯服公貫惟子公子惟毅公餅世紛結志區外林棲引恬國爵屏貫流波是融未景乃昭逐化于茲心焉隨陶其等誰敦年家無僚仲子萍水淮濱悵懷千里仰也春歸屯勉以言含皇之徽哀惆之占僉未識公瞻公遐躅何以慟公民之無祿

祭柳巷盧封君文抑齋蕙之父

鄉評之良不于其爵于其齒世德之難不于其船于其
子若我公者可恬有哉而顧非之嘅耶噫惟我公紹緒
涿郡養素淮濆處言逾默襃忽寡群一命是膺裳服孔
云授濬漕渠齊勛偕辛尚有利于公宫吾何郵乎私恭
若乃瞻嚴帷愉承慈以順逮下恩斯臨朋以信有聲表
閭義方啓徽聯翩齊輝崇龍有傳通籍金門收名紫禁
實一德之祚懿而千祥之駢慶也于時鸞刺蟠曾　龍
章綴躬司馬官聯穹階崇封既而北署西嚮天方眷隆
公居恬然辭榮畏遁盈不求瞻約豈願豐贏歛于鄉際
言于公匪際帥實深棲屏容豈其性不索偶而趣不求

同者耶嗚呼哀哉靈衣襲兮空堂虛有遺影兮室有髣
髴聆若子兮悲以傷形愁予兮彷徨嗚呼哀哉白露滑
兮芳杜木悽落兮歲云暮飛丹旐兮揚揚挽素車兮步
步黯楚步兮松風神荒忽兮延佇

祭陳茶丘祖妣郁氏文

繄閟宮之遠烈兮藉纘丕之遐慶彼延譽于孫子兮貞
祖德之維昌昔洵懿而允貞兮孰有逾于安人之孔良
髫修娉而蓀惟兮揭女中之琳瑯始協裕于蘋藻兮肅
屏帷之是坊相垣軒乃知所規兮揆明星之煌煌儉弗
賦夫茹藘兮慈毋逮乎獲臧何柏舟之興慨兮肯羞顏

于共姜服勤謫躬以自給兮端有望于三孤之翱翔繩繩蟄蟄兮澤無央彼孫枝兮復騫以揚千里騰達兮騏騮康莊九苞絢彩兮鸑鷟于陽為璋為圭兮為龍為光金泥報兮樂亏將壽彼安人兮式燕且康胡為乎西風吹華堂涼露摧蘭芳雲軿霞帳兮搖曳九荒悼哀孫之罔極兮思寒泉而徬徨托楚些兮盻饗靈來假兮洋洋

祭羅山邵汝礪文

維歲癸巳鶉尾之次曰予署此清泉之涘維龐維龍維天子命尹彼陶人曰維其政遵彼河濟河流瀜瀜有舸者來有旄斯從其旄維何為我宗主我宗振振稽山越

光諳哲人我祖維親逮今二宗伯仲蓁蓁我宗汝礪華國之器玉色豐顯金聲潔制 聖王紹基天開日輝秋闈扶搖鵬騫鵠飛學海探源詞林脫穎十載撅翮風凌雲吟辛卯之秋過我淮陰靄東婁拏棼舟討殷垂翅神京棲遲 帝城佔畢縈紆愁懷旅增肺病相如忽爾長逝學不益壽彼蒼何忮皎皎秋輝載盈載微兄胡不返孤魂疇依我作此誄天地一指靈其有知昧此明水

祭兩湖福先生文

於虖先生而遽止是耶胡荆和之玉琢而不售庖丁之硎發而不試耶果天其限量之而俾先生違厥終志也

未克復先氏下弗昌厥徹耶於乎哀哉緬惟先生少年頻巽粤自巳酉之科已揚聲于赤幟自謂龍駒之騰驤將爍燿于燕市迄維甲子某年十二乃師先生乃授文字雖卒業無緣而蒙養有地先生方以内艱苦塊之遭而宿嬰癥痾之自飯而永絰孝思潛究易理談經真能說天詠歌自爾泣鬼三十年白首之功始翔風于巳卯之歲于時試偕南宮鞭駟北指奇蝸謇諤莫或攸駛某獲偕試于癸未之春而思攀先生之逸軌夫何天不佑善祟忽作變股匪屈而不伸口弗箝而莫語此醫書屢泄之疾必氣屬而自舉之某乃就禱于于訊爲圉圉矣

醫無良兆藥何愈況病于乙酉之春竟癸巳秋而長訃也於乎先生而遽止是耶昔人謂李長吉天才不允爰帝請記白玉樓遽爾仙逝至今名尚耿耿先生年踰六十學淑後人可謂通也已亦可謂壽也已九淵有靈龍不少慰矣乎於乎哀哉

祭龐巒張別駕文

嗚呼天下之士有遇而不遇不遇而遇君子或咎諸數而終歸之天也何也福善禍淫天道之恒而人之窮通得喪壽夭則皆適然之數天無心也亦何意必于閒哉若其生前之行死後之名碩人長者題品無貶辭恫悼

不釋曰非以窮通得喪壽夭之故殊焉茲豈天道之定而數命非與也於惟先生泰隴之災助司國校斯道去盟乃判西川視篆載明四國之刑下民之楨薦剡登嘉大夫是膺於惟先生其亦遇矣惜也年未登壽官僅州州才未竟施德靡大酬令人扼腕流涕撫膺太息而謂方期嚮用遽爾仙遊先生曾得大遇否乎然而開衾歸斂蓋棺事定生無顯稱沒有遺慌先生尚克啓我撫巡諸老一則曰張其存日剛著清名以後不得妄引為例三則曰張其生前清苦自甘相應從厚優卹旌言用光錫賻崇及朋儕貽哀上民哀戚先生雖死且不死矣不

遇而遇天乎于人何尤其等歡顏同寅執手來別蜀鳥
啼紅隴雲飛白萬里一觴寫此悲切

祭犀浦張方伯文

嗚惟先生其錦江之精犀浦之靈伯仲降生逈出塵倫
耶其亦江流歸源浦雲還山一昔風騷遽反其真耶胡
上林花鳥後先乘春耶又胡神遊仙逝相繼沉淪耶壽
其孝友孤介出于天性不忍相違而樂相殉耳乎自乙
未之冬來守茲土先生已斷家轅之 命矢往冉昔月
踟躕草堂乎始就訊焉先生泣而曰翟仲我兄適爾抱
病肉骨情殷豈曰遠殊俞嗣是歡孫指歎之親先生之心

無恨矣予乃觀先生于戒往載於驪珠於南康貴自是
病肺漸深而乞骸骨上掛冠西歸移舟北向予以入
覲東浦相遇于武陵之濱予艤而詣之見其容盡瘁而
言有章目色瞭而心尚爽曰噫嘻先生其止是耶乃命
舟人兼程力至抵家及宿盡焉長逝嗚惟先生年過半
百彭殤等矣爵躋轄省趨孟貴矣歸于正寢非死于道
路矣似續有人曰匪果蕃之貞矣手足全歸無憾于泉下
一大慰矣其敬用明水酌焉聆馨弁具坊貲以復前狀
先生其右之

祭北屏惠憲副文

維公亢宗顯名振德表世時行乃止不渝厥志並耳在御
單揚下 帝錢聰標魁次 大對聲蜚服恭下 朝筵
仕維訊 維刑維辟曰欽與慎雅重 中朝遊膺外遷兩
守雄邦旌烈表賢平盧巖明宣寧詳審循吏之推去思
之引擢憲洪都百度用貞淮南稜謝桃源底平劉踰強
仕觧組謝事東阡栽籽西澥攸時香山舊會洛社新盟
不發公庭曰公是程公自歸田垂三十年矍鑠康強天
人地仙一疾不起令終有始繄公之休繄公之祉典刑
日非鄉邦疇依山斗歸如公其來歸

祭一山墓簿文

嗚維我公老于力學而簿尉是膺命之弗而遇也廉于
守官而弗禮于上數之弗而偶也勇于活民而弗嗣乃
後天之弗而亮也然且客死海邦千里歸葬官長陳銘
士民設像則其寅恭之推仁明之感又不可誣也而何
竟于而官禍于而身若是乎其慘也雖然恩被東人名
在鄉土通塞亨否于公何與於也東歸視于湖南水月
風篁于公是洮其等兩姓姻婭十年交誼于公之兄于
公之窮醻此明水于公之依公其來歆以寫我私

祭張兩山祐父順菴文

於惟 先生儉不腴易壽以德齒誠孝自天燕貽有子儆

冠服之恩光睠脩遐之遺履其笄或綿深葭莩或交聯楡梓痛𧰼人之云亡慨流波之日靡敬祖道以陳詞神洋洋其來止

祭虛巖傳給舍毋姚孺人文

繄坤元之資生兮繄品物之亨兮繄嗣徽之肇興兮繄毋德之貞兮繄荊與榛疇與評兮而迺梗楠豫章之莫與京兮繄知清廟之構之斯閣兮抑知夫秩與之精兮拓梁棟而崢嶸兮於呼噫嘻登名天都家之楨兮毋孺人之程兮均田海邦民之平兮毋孺人之繩兮抗言帝廷國之楨兮毋孺人之衡兮邇兮遠兮胡足以爭毋

孺人之情兮而惟百歲兮同穴思以終未亡人之盟兮於乎噫嘻考德錫類恩命踰兮龍章鳳儀展有徵兮胡天不憖遺式覯毋孺人之榮兮自苦而節靜而正兮敬有候夫彤管之明明兮於乎噫嘻

祭竹坡李參議文

懸懸明靈天台之英皇家之楨孰云武弁毛詩左傳以莫不貫孰云虎臣洪範休徵以莫不精孰云士師軍上病痒醫藥以利孰云世宦囊無遺錢慷慨則然視闖于浙旁午裁決靡不愉悅操牒陳判發藻流翰緊公之玩雅歌投壺博塞歡娛緊公之都三都詞賦四海標度緊

公之具豐標王潔潔志蘭茁繄公之傑武畧文思銘言在茲以寫哀辭

奠豐村配王孺人文

繄夫人之重所感也必有所自而其感之之深也則必有所推何也感者人之動也兩相與則感感之弗以道蔽也已其得靡悔而充有終哉夫惟相感以貞相與以道故感而推之内外左右無乎不感則凡吉凶禍福利害休戚毋相關切不啻身之所遭茲固天下信屈往來感通之理而某之感我豐村公爰悼孺人之深且至者無自而然哉某初與公爲諸生同升時勤儉主饋耕織

自任已稔孺人之賢矣及公簪筆　中朝行驄蜀道職思風紀加志揚激無内顧之煩者益占孺人之助之閒夫何其孱劣不類盡瘁西川旹寔承役于公匪私于升受知于公弗蔽于鄉而公方且精核審察肆薦崇奬直欲振擢峻舉厄于制而未由遷也既而水炭分懷風波駭自禍機莫測坑塹就深而公加察益信殫諭詳辨且謂行藝如何操履如何更欲拯援而置之生全也噫嘻知己之遭圖報未緣而屋烏之思棄梓之贈益復耿耿胡淑媛之云亡增匪人之慨嘆其能不爲公扼腕流涕而重有感于重泉也

祭松月都閫江瀕冢文

於虖世之爲將者鋒刃矢石奮百戰而成名較之仁[illegible]忠信績五世之遺榮者固安危常變之不可齊何莫而非智勇才力之所經營於維我公湖山之精承家節鉞紹武簪纓年方茂而變豹額即脫而遷鶯總漕儲于京國敕戒備乎戎兵遏宄寇而授首懾逆宦而底寧公真一方之保障而爲兩浙之干城者乎然且急流師君本之高明哲得留侯之旨猶徉徉於稽三十餘齡松風蘿月鵠鶩鴻冥世網莫得而嬰也爐中火候鼎内丹成鉛飛汞逸超然上征公之仙遊猶生也懸弓猶子爲公之

甥百年姻好二姓宗盟莫能已于情也有叙在俎有酒在觥公其來歆于公之學藏以將明誠也

祭龍谷劉先生爲一厓年丈尊石文

於惟先生西川偉士命世雄才吾道正氣時寡和而靡儔硎幾發而不利乃入貢于　天子之廷老益堅其所志振徽鐸于貴陽儼蘇湖之規致晋輔導乎　宗藩惟道義之是肆先生方且謙恭以孚容與乃遂賓于　王家匪曰小試言出諸衷匪曰文藝寔國體之道明胡賁生之可企　帝敷錫之龍章顧逡巡而引避泛花潭之輕橈弭錦城之芳鑾眞陸地之人仙雲衢之高翅也而

乃今于夙成廟堂遠猷美撫邦彰盛乃可繼先後吾植
風裁卓異莠草殫除佳禾攸賴民胥以懷夷附邦畏孫
夫慶澤之源于我公平錫類正宜其來享遐齡爲國之
瑞胡一疾之告終忽鄉里而訃至豈惟孝子之悲而鄉
等或切年悰或深治誼者莫不嗟泱而嘅漸也天乎何
尤千古如寄臨風陳詞鑒此誠意

祭毅軒王公文

世之聯姻締婚結好泰晉葭莩方盟松蘿未施者于凡
吉凶慶賵之臨不過豐幣腆儀陳情申款燕聊往來漫
無欣慨則亦猶夫恒焉耳已其有聞訃而號臨喪而哀

如心之摧如膚之剖嗚嘘潺湲而痛莫可支者非其誼契之深知與之極情均肉骨義重死生而肯為是過情哉其自嘉靖辛巳從君公里去公第不二百武交于公家嗣中書君日夕得側公辱公教言世態物情家政時務如老吏之有斷按種種不少置一或事之非衷人之匪良者直而啐之如拂吾膺而莫吾讓也人以教軒稱之丁亥以先宜人故制歸湖南先時中書君內與余內人各有娠敎好指腹余果得子棠生癸巳始納聘焉公視吾兒每稱賞曰趣厚端謹吾門佳壻也相與日益親而公之行義余日益信余南北過吳門館公必倒屣接

韓燕語信宿出方物而推評之如入猗頓之室珍玩雜陳而目不得瞬也𦒿二三孫子乞余措畫鉛槧媿無所益公骨肉之愛則踰平生焉壬寅余漫爲姑蘇遊館于公及旬燕笑間輙以黃白術自騁鉛龍汞虎若其所謂真有白日飛仙之想而百歲不足侈也胡不五越月遽爾昇仙乎嗚呼是可以恒嘗戚里漫視之莫余悲耶亦豈以婚姻之故漫爲之悲耶公之行義余概于狀茲負余教也發引有期薤歌在道陳牲存酒言以將之匪飾以文也公尚其歆哉

祭丹泉楊僉憲洎母太宜人室許宜人文

嗚呼悲夫世曾有如卅泉之遒種脫穎早發弘設之特且異者乎抑曾有如卅泉之同牢偕死亡身及親之酷且毒者乎天道宜其宜耶不可測所可測者人之心物之理興廢開落事偶不齊而進退絀信數寔有定則今日多變之作其果定而未定之天乎卅泉端毅凝重早學不羣要其所自太宜人之成之也居多而內助之深許宜人之賢亦不可少今日卅子夫婦先後淪沒乃其所安所謂含笑入地者此也而顧重爲之悲耶且而翁叟鑠二子奇穎他日 褒封之典爰及三世而天始大定矣又可重爲之悲耶惜也朱鳳戚垂文凰委翳大厦傾

危其誰倚毗嵩里歌終三袠識師凡我姻舊能不之悲
崇殽于俎有酒盈卮神其來依以寫我私

祭陳冲谷母大宜人文

於維宜人維婦之則維母之範考德允貞　封誥無忝
病且廢而益勤養雖腴而能儉相夫敦睦而黽勉自于
訓子夙成而名位無玷是宜徽象服之加而沐龍光之
湛也方百歲以為期應十錫而未斬胡夢遊西池而遽
爾大漸俾遊子奔號以歸而為之姻里者亦孰不酸滄
而弟撿玄酒乾醑明牲載檢靈其來而鑒此哀惻

祭許北門母姚孺人文

今古同年卓有兄弟至誼則凡爲之子若孫者咸曰通家世講契夫分均瞻依恩同罔極者于凡生死休戚吉凶慶吊可若是恝乎加之同邑之親二十五年之故締交結好之無虛日親之壽履貞度懿行芳趾稔在心目者乎是不能不俯蠡輪爲之淺淺也最長歲壬午省舉薦于鄉者僅四人臬與陳子克昌楊子祐孺人季子綸也陳子與余幸第丙戌楊子第巳丑許子至辛丑始對大廷余四人者無留良焉幸也巳中間二十餘年凡一上下北闕必諳許予許子且堅志銳意不以屢困移乃心必得請拜孺人孺人言論質直動止朴古一無煬套

既而許子出宰大邑祿養方勤而孺人居守衡門甘心韋素惟以憂國愛民爲訓亦無喜顏嗚呼此眞松筠澹泊不以寒暑改柯金石蛾嶸不以氷炭易質者也夫何踰九望百奄爾仙逝堂背萎其萱花萎際將爲雚坡猶[illegible]總溺憊凡我同胞能不況瘁他日　封誥九天慰爾百世則孺人者死且不死矣蹔其有知鑒此精意

祭翁治山母周宜人文

嗚呼宜人胡爲乎篤生元嗣方大顯設而遽爾仙逝耶又胡爲乎鍾愛少子相依爲命而痛甘殞墜耶胡爲掌我　天朝之龍函鳳章十錫未艾而竟止是耶抑胡弗

念東泉翁稀年皓首偕老百歲而忍訣別永棄耶嗚呼天乎人莫與致千里奔哀瘞厥元嗣懿行明明昭哉史志彤管載師俟諸百世其等執紼庭下乃作楚些而為之辭曰朔風凄其冊旐颺些薤露歌終鸞輦旋行些鸞誥鋪敦鬱有耿光些象服陳斯里邑壇些徽彼宜人死且不亡些肆牲陳辭禮用將些嗚呼宜人來格洋洋些

祭王太母沈孺人文

於虖悲夫予于太孺人之仙逝不能無所感而重為之悲何也太孺人之與我發軒太翁之為宗家也際熙洽之昔紹豐亨之業開祥衍慶種善集和以致玉樹盈庭

金之溺室而高年偕老白首齊眉有福德之兼隆而人世所罕儷也迄茲夫命終絕率爾奄棄不三載先後蓋稀不惟偕死偕生亦且同室同穴夫復何憾而顧爲之悲所可悲者特悲我蓉峰親丈之身遭橫逆而心切毋氏不以千里爲遠而叩首神州不以宗祀爲重而乞身代死太孺人者亦復不以痛發爲痛而痛子遠行不以垂死爲憂而憂在家室卒至太孺人含噉泉世而蓉峰抱恨終天爲可悲耳若夫懿行淑德人誦家傳無足贅者發引有期薤歌載道情牽肉骨詞以侑觴率男棠生哭奠中堂以識所感於虖悲夫

祭岳毋丘孺人文

古人謂子壻有半子之義信然乎哉自夫勲華作而館甥之禮隆漢唐替而尚主之風靡迨茲淑季益復驕抗甚至不字不名而直待之以東坦稱之曰嬌客儗之五服之親多所不類及其歿也而喪服之制復從末簡是果可若是恝乎而不子姓之若哉或者禮遇有厚薄緇殊有隆殺故其酬報之也因之爾殊哉是未可以槩論也於乎曾有如我岳毋者育女之恩不殊夫子而其眷之感上同乎親中冊乘龍射雀之遭雖有先後之分而其齊眉敵體之賢則無彼此之别今日不幸永訣而仙

逝也限于禮經于制而非苑以申乎情所謂雖欲厚之不可得者能不撫膺流涕而重爲之悲耶謹具牲醴衰以侑觴惟靈其鑒之

祭竹厓許先生文

古人有通家世講之好者情均肉骨義重死生于吉凶慶吊靡不加之意焉而况數十年桑梓之依千百世葭莩之倚其誼與舊之深至姻與契之周洽更復何如而顧非爲之眷眷耶某也髫年逮識人事先大父守恒翁托居廉訪司之側乃與先生厥考樂菴公密邇通家先大夫大峰翁友最善者亦莫先生若也同庠聯業策名

陳規而校閱甄衡聲華相望深維綣好允矣締姻辱余弱妹之親儷聯先生中子百年一息回首惘然先生乃以介特剛方之性博文多識之學復古崇正之心嫉惡黜邪之見具在心目者表表也而竟三仕令尹弗究厥施惜也已所可慰者亟老林泉意見卓越纘緝帝王之系千古可宗方百歲以爲期胡溘然而長逝撫今懷昔能不之悲臨風陳詞以哀以誄先生有靈鑒此明水

奠亡友卉山陳節推文

公羊傳謂同門爲朋同志爲友古人所以重同門者以其問學淵源不殊所自而世講至誼千古同情矧夫志

合心乎如我亡友弁山者哉弁山冲年秀拔穎異與從兄冲谷後先師余先大夫大峰翁授以詩學已夙知其大受之才不凡之器而其過庭詩禮式切瞻承諸凡同門海內指未可屈如冲谷弁山則又掘衣中之杰出者也冲谷與余並聯科第弁山蜚聲藝院嗣舉鄉闈先大夫指授之良有不誣者無何不肖叨守成都制歸不三年弁山銓除成都司理精白吏治聲華燁然成都士民非動去思之感將弁不肖者亦懸情焉勒石乞言聯芳奮起向匪弁山繼美則不肖論沒澌盡久矣尚復有今日哉方期握手林泉以話同心之好胡爲溘然遽爾仙

逝感今懷昔惡那之哀

祭　誥封宜人亡室丘氏文

嘉靖念九年六月五月爲我亡室宜人垂絶之第七日也汝夫其敬以潔牲庶品率男棠生等哭奠柩前拭涙而爲之詞曰嗚呼痛心孰謂我宜人之賢而遽止是耶我宜人居常不予信不自以爲疾而竟至是耶年不逮壽封僅再錫幽明異途長逝永隔徒令我迎醫請禱之不暇顧欲以人力之堅定藥餌之效靈謂可奪天之數而必壽之益也矧我年來蹇難疚屯當今剥復之餘不應更至此極何奪汝之遽而戹我之慘耶嗚呼天乎汝

性公慈仁慈百爾過厚他未暇舉也撫其子若掌上珠
而未見見莫嶷名愛其孫如心頭氣而今方在孩稚今
雖哌哌作啼泣聲亦謂夢寐或見汝其天性感愛固如
此未嘗後時感立能識汝顏面否也與言及此能弗之
哀茲首七再臨益深痛悼陳詞致奠以寫我私

三七祭文

日月不居倏爾三七與汝愛息眾生朝夕寢食于汝柩
前嘻噫悼念時或涕洟汝其亮我三十四年相與之心
乎有懷耿耿日益悅痒欲述汝行勒汝銘實汝幾乎紹
續宜于室家以至不私一錢尺帛不遺我片紙隻字

美每一措念酸痛哽咽弗克成句且念汝先見凱切必將復種種汝寧不知乎其有知寧不顯厥靈異俾我得全厚汝之心乎毋遺汝歿後之憾也

小祥祭文

處世否大夢信然其然乎我宜人棄我閨闈而夢遊仙都也忽已經歲而我傷悼惨怛昏昏然日在醉夢間杳不知其所從上年十二月間卒汝男卵治喪葬瘞汝形魄于玉泉山之陽是猶以蕉覆鹿于隍中者心神恍惚若果夢耶匪夢耶歸而夢汝言笑坐卧撫恤孫子如居常寤則謂汝之瘞于泉山者殆真夢耳覺來泣下如注更

不識汝之夢何自而覺耶其長眠不知曉耶悼可知矣汝夭夙嬰痼疾幸已平復汝孫近日種痘亦荷佑全固知汝之靈訶護所及亦將謂汝必皇皇然有不能旦夕忘于懷者第汝男棠生守汝之制非克與壬子場屋之選汝其陰扶默祐俾之矢心問學銳意進取終獲有濟以副汝蚤夜祈望之心實汝自能長進之說則其為夢也將覿鈞天而聽廣樂矣能不含笑地下乎噫與傷哉

祭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瑞石江公文

於虖世曷有如我公者耶世之人善盡一鄉榮膺三命光裕後先終始惟正亦難矣曷有能如我公者耶長厚

之德乎洽人心華國之文掄魁鄉會信有其身矣而且
榮被所親　恩逮所生在位而望日隆家食而譽益敦
惠施于人而弗乎矜人有所忤而弗與爭弗疾而終考
終明明世曷有如我公者耶猶未也樸雅賦性追古遺
民金石數言上姚典墳甦學家傳于姪繩繩　封階中
錫千古殊恩　蔭及猶子因心乃徽生前褒嘉歿後考
聲士林推重俎豆明禋亞享其　題　郵典攸陳則公
雖死殆百世而猶生也世曷有如我公者耶而且年踰
古稀秩亞冬卿勝前濟美拭目光榮則公之德公之福
公之壽將與吳山瑞石日頡頏而崢嶸也而顧爲之嗟

吁潮滅莫或羈縶者有以　朝堂萎一頭軸浙士隕

偉人其等失一樹範為可酸辛耳於虖悲夫

祭松泉鍾公文

嗚呼我公胡知醜虜鋒燹之臨勇于避世而昇仙耶抑胡弗知孫子詧蔡之反乃非自懟而少延耶胡生平自好俠義樂施凡姻舊婚喪慶吊之禮靡不崇腆靡不推飾而顧身後草草薪棺不七日而遽爾告遷耶身闤闠而心古道𡟯𡟯急人之難解人之紛息人之爭非自新惜胡為遭寇變難蕩覆室廬于瀑斬盡誰為解息誰與周旋耶公形不長而貌則揚有[illegible]其首有虬其鬚此卌

青所易狀者孫爲冠攘而禦其祀矣若其風月襟懷江湖性度感必于德報視所施則人人繫在心目風雪中斷橋下跨驢背而逍遥者此公之真像也誰得而並指耶雖然剥之盡者復之基否之極者泰之反古今天相吉人物有定理祝融回祿地闢必先我公千澤可斬而福澤不可斬則爲之孫子者自將騰達天衢奮庸嗇載光復祖業在所必然世曾有終剥不復卒否弗泰者乎三封十錫易彼冠裳此人定之天也其等姻亞之好念及先人休戚之關誼均有鞠蘘以兵革之故致與夾由茲當歲月一周有懷耿耿崇敬奉于俎有酒在筵拭淚陳

詞以寫我虔

祭山東左方伯顧六泉文

嗚呼以六泉之德學行誼而遽止是耶胡望隆卿輔年甫踰艾趍雲湘月溘爾長逝耶抑胡爲遺厥稚息零丁寡弱仳離門户殆莫之支而率爾捐棄耶悠悠蒼天曷惟此極凡厥知與疇昔之悲矧予從女伉厥六泉而肉骨相依關心休戚不二三載分携告變者寧不扼腕涕洟耶能不重孤我弘兄種種屬念哉而今已矣夫復何言幸而 昭代諸賢銘勒墓石而懿行種種在在可傳則死且不朽矣爲六泉者不少慰乎九泉耶發引有期

旌歌道路肆牲陳詞有酒在御神其來歆諒我衷悰兮

祭吳毋孫孺人文　初泉學憲繼母也

吾觀載籍兮毋教可紀慨兹末俗兮毋賢有幾繼母而賢者尤不易得兮毋賢而慈者尤世所貴繄太孺人之淑兮乃克紹夫前母之遺既賢且慈兮可範可儀匪特相夫克昌其宗祊兮更育諸昆而善後裔也稱女紅箴饋之精美兮非時匹之可擬也羌嫡德毋道之良有則兮殆古姬姜之一撰也信天道之不我誣兮享遐齡未艾也祿養豐隆兮儼　封誥之在兹令子敷華國之文兮學者仰其宗師　南畿之命甫下兮士林之望彼

歸孺人胡溘爾奄棄兮訃聞而痛莫可支奉靈輀以爰藏兮冊旐飄搖而東之鄉郡縉紳胥祖奠于疆郊兮胡足以慰孝子之長思聊矢牲而陳詞兮亦以誦賢淑者之遺規

祭封承德郎刑部員外梅溪劉公文

於維我公鍾巴江之靈淑兮生而爲　聖世之遺黎粵淳厖之器度兮賦倚偉偉于姿左圖右史日相容與兮惟哲人之是師揮雲灑霧且得其趣兮夫伊誰之可媲徉倘于梅溪之滸兮甘澹泊以爲性也托林皋以終老兮當歲寒而愈勁也鄉國眎秋穫之端重兮考祥儀著

龜之玭証也不惟解人之㝥皇皇焉如弗及兮亦無意
人之難不責報而樂為之聽也是宜有以求多福之綏
而獲積善之慶也胡為乎一疾之弗延風萬里而訃至
匪直平川[illegible]之悲而式遄以行兮某等治屬之深者
靡不拊膺而涕泗也天乎何尤千古如寄束帛緘詞以
寫哀意

祭[illegible]經毋黃孺人文為淇山鹽院之母

國以爵尊毋以子貴匪掖豈華曰惟其類宜其類惟何燁
燁其嗣濯纓發朝澄清攬轡兩浙觀風鹺政攸義迄用
有成焉　國之利　龍譽方發綸誥章覃被有淑其儀有

延其祀食報未涯遽爾仙逝訃聞霜臺含酸捲淚式遡其歸母心攸慰其第治辱令子稔厥慈懿展吊未緣就緩靡遂玄堂啓扉靈泉衍貴千里陳詞鑒此精意

祭陳繼母楊孺人文兼慰六亭監司

人子以父道爲尊則母之繼者猶夫母繼母以嗣續爲念則子之賢也由夫母夫以子之賢由于繼母之成則繼母之死也不由母之殞而痛嘔者與第既夫世母之繼之賢之不可多有也孰如陳母太孺人之賢見念于六亭監司而奔訃之恐後也是宜 封誥聯臻膺祿養而享永壽也胡爲乎西風一夕遽爾僊逝而莫或之各

也其第衣席令子後先倚眦意節市臨士厥攸宜除寬靖海羽檄交馳崇功茂烈封拜有期今茲告變恨莫可支豈斯民之未幸抑天道之無知感交情之深至念治誼之睽違臨江皐兮悵別瞻蜀道兮陳詞神昭昭兮來兮歆萬里之遐思

卷已終